

## 干部书架

## 祖国高于一切

——读《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黄大年》

■赵婧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过两次大的归国潮，一次是钱学森、邓稼先们的归来，源于“新中国”的需要；另一次则是黄大年的回国，发自“中国梦”的召唤。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百废待兴，钱学森、邓稼先等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今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迈向大国变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国梦召唤了像黄大年一样的具有赤子情怀的一大批科学家回到祖国。《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黄大年》（时代文艺出版社）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记述了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奉献精神。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大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这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在儿子踏入大学校门前的叮嘱。简短而朴素的寄语，穿透时间的隧道，承载着振兴中华的梦想，延续着报效祖国的忠心与赤诚，饱含着对祖国最深切的眷爱与最质朴的誓言。而这个深受嘱托，意气风发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是黄大年，他与祖国结下了最朴素的约定。

黄大年，1958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父亲和母亲是广西地质学校的老师。17岁那年，黄大年作为航空物探操作员，第一次登上飞机，俯瞰祖国大好河山。面对幅员辽阔的国土，这个青年被深深地吸引了。从儿时的梦想到天空飞翔的体验，黄大年眷爱祖国的质朴深情在沉淀，探寻这片热土的渴望在升腾。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黄大年以全公社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他的成绩高出录取线80分，顺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这是黄大年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学术殿堂，也是黄大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一定要出去，出去了就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了就一定要报国。”秉承“学以报国，加速前进”的信念，黄大年两次出国，一共十八年。1992年，“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启动，黄大年作为全国仅有的30名公派人员，到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黄大年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该系评出的优秀留学生中唯一的海外学生。2006年，黄大年作为英国剑桥ARkE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黄大年像上了弦的陀螺，分分秒秒都不停歇，对时间十分吝啬的他，一路在追赶。

##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回到自己的

国土上踏实，在自己的国土上研究，有依靠。”黄大年始终觉得“当初国家送我们出国留学，并不是为了那一纸文凭和国外的什么好生活，而是为了让我们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和观念。”他也真正做到了把个人的幸福根植于祖国的土壤里，把事业和追求跟祖国的需要相统一。

2008年，我国决定实施“千人计划”，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或以其他方式为国服务。在地质科学领域，我国不仅起步晚，而且发展的速度与欧美相比落后很多，黄大年作为战略科学家，科技领路人，是我国迫切需要的人才。2009年，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向黄大年发出了邀请函，受邀的黄大年在海外一刻都等不了，一心就想归国投入工作，因为只有回到祖国，为了一个目标去奋斗，这才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为此，黄大年舍弃了小家，听从国家一声召唤，不惜“裸归”也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如果我活500年，那我都归学校管。”回国6天后，黄大年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一纸合同，一生承诺。黄大年成为国家“千人计划”首批引进的专家，也是东北地区首位“千人计划”专家。

## “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

长期研究地球物理的黄大年，心里比谁都更清楚，我国很多技术在国际上仍处于“跟跑”地位，国外在很多关键技术上长期对中国实行封锁，这种封锁就像是“卡脖子”，狠狠地扼住了发展的咽喉。黄大年始终认为，如果不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会非常艰辛。

回到长春的一个夜晚，黄大年含着泪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写道：“我的父母属于那代经历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

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黄大年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力争把我国的装备技术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回国不久，2010年2月，科技部的一位负责同志慕名来找黄大年，告诉他国家正在筹备的“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实力测量技术，想请黄大年作为这个项目的领军人物。黄大年斩钉截铁地说：“没问题”。这位负责人还在为该项目经费紧张也没有所承担的课题，只是聘请黄大年来管理团队、赶进度、帮忙指导技术等问题而担心时，黄大年的回答却依然坚定而有力：“没问题”。“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随后，黄大年担任首席科学家，以吉林大学为中心，组织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秀科研人员数百人，开启了深入地探测关键装备攻关研究，叩开“地球之门”。这项研究，通俗地说，研究的是一种高级CT机，只是这种CT机透视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和浩瀚的海洋，黄大年回国时，我国这项技术只是刚刚起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黄大年的装备研发理论，受到专家的认可，为国内科研攻关，打开了一扇更加宽广的大门。作为国家深潜装备研发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黄大年此后相继承揽了九大项目，设置四十九个课题，集中一百一十八家机构，一千六百多名科学家，不遗余力地为祖国科研进步做出了无私奉献。

续约时，黄大年只向学校提了一个要求：再延长两年，在吉大一直工作到退休。续聘仪式上，黄大年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带着梦想回来的，梦想和现实应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完美的结合。学校为我的成长和回归投入了这么多，团队成员也付出了这么多，我怎么舍得离开这片精神传承的归宿之地。这是我的母校，也就是我的归宿。”

## “我的归宿在中国”

“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2004年3月20日晚，黄大年正在大西洋深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父亲离世前辗转打来的最后一次电话。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相似的话。黄大年奉献了一生来践行“祖国高于一切”的家训，兑现他最初立下的誓言。

深海、深空、深地，是我国科技发展攻关的重要战略方向。地球深部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一次次激发着人类的好奇心，也从另一方面衡量着一国综合实力的深度。早在20世纪70年代到9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功完成了一轮地球深部探测，牢牢地占据了这项技术的制高点。看准了的事情，就拿出勇气来做，坚定不移干。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黄大年没有向学校和学院提任何要求，念叨最多的却是实验条件怎么样？工作条件怎么样？团队条件怎么样？

为了尽快取得技术突破，黄大年争分夺秒、只争朝夕，把办公室当成了家，没日没夜地搞科学研究。地质宫晚上10点熄灯封楼，可黄大年经常工作到了后半夜。黄大年曾说：“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时间紧迫”“等不起”“来不及”……这样的词汇，就像紧箍咒一样经常刺痛黄大年的神经，催促着他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很多人问黄大年：“你何必做到这个份上？”他说：“你不知道啊，我出国就是从长春这个地方出去的，在外面漂了很多年，也确实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机会。现在想回来，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我什么职务也不要，什么待遇也不求，就是帮助祖国做一些事情。”2016年，病榻上的黄大年，依然抓紧一切时间和青年教师、学生们讨论他对一些研究方向的新思考以及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等问题。在黄大年最后一次手术后的第七天，他在微信群里给学生发了这样一段语音：“今天正逢平安夜，这是我从英国剑桥回到长春的日子，一晃整整七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心血。”

在回国后短短7年的时间，黄大年带领的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使我国在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巨变，在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方面国际水平缩短了20年的差距。国际地学界发出惊叹——中国真正进入“深地时代”！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大风泱泱，大潮滂滂，历史从来不会垂青懈怠者、懒惰者，机会只会眷顾奋斗者、拼搏者。“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在碧波滚滚的南海上空，黄大年书写了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上留下宝贵财富，亦成为新时代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社会氛围的杰出楷模，引领广大知识分子砥砺前行。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着加入祖国母亲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黄大年在入党志愿书中这样写道。

这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宏伟胸怀，也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

## 掩卷遐思

## 做一个喜欢书和爱读书的人

■曹文轩

我对爱书的人一向是高看一眼的，觉得他们的爱和坚守，在这个时代有一种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崇尚金钱、荣誉和权力的当下，爱书和读书都需要一种特别的定力，那是一种出自本能的自然之爱，纯净之爱，依赖的并非是毅力和恒心。

安武林和孙卫卫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俩是纯粹的书痴、书虫。武林的《爱读书》和卫卫的《喜欢书》马上就要出版了，我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过，武林是个爱读书的人，卫卫是个喜欢书的人。没想到，他们的书名竟然叫“爱读书”和“喜欢书”。他们的书名印证了我对他们两人的认识是正确的。

从本意上说，作家都是写书的人，但并不一定都是喜欢书的人和爱读书的人，或者说不一定像武林和卫卫对书痴迷到那种程度。这是一个有点滑稽的悖论。虽然作家都在靠自己的作品影响孩子和读者，但这并非是培养孩子和读者热爱读书的唯一的方法。我非常愿意相信一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无意把武林和卫卫树立成喜欢书和爱读书的榜样，但至少他们身体力行的对书的热爱和故事，对读者肯定会产生这样或那样有益的影响。

一个作家喜欢书、爱读书，在我看来，是一个美好的德行。对书的膜拜和欢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需要，更是人类心灵和精神变得强大的需要。他们读书时所产生那种快乐的体验，我深有同感，我以为和我个人阅读的经验是不谋而合的。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和不爱读书的人是有层次之别的，是有高低之分的。尽管在这个非常自由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爱好和生活，但我依然认为，读书是一种高尚的人生追求、高贵的精神追求。

武林的《爱读书》，收录的大部分是他的书评。这些优秀的书评在读者中间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在很多报刊上都曾经开设过阅读专栏，向读者推荐优秀的图书。他的书评别具一格，完全是可以当做很好的随笔和散文来看的。而且，他的书评总是和别人的书评有所不同，能够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人云亦云的那种书评，在武林的笔下是不存在的。从世界著名作家安徒生到我们当下流行的国外作家，他的评论总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 名人与读书

## 苏步青的读书法

■陈启西 沈添福

苏步青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创始人，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数学之王”。他认为，搞自然科学的人一定要有文学修养，要读点文学方面的书。他说：“有的人连写信都文理不通，怎么能准确、简练、明白地写出科学论文？”苏步青一生在国内外发表数学论文160余篇，出版专著10多部，其扎实的文字和理论功底与他提倡的“多遍”读书法和“零头布”读书法是分不开的。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苏步青所谓的“多遍”，顾名思义就是对书和著作进行多次阅读。首先阅读频率上“多遍”。苏步青认为，念一本书或阅读一本论著，要么不念，要念就念个透，一次、两次，多到五次、六次，每次念的时候总觉得比前一次有新的体会。其次阅读过程要有阶梯性和层次感。读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遍读个大概，类似于泛读，了解通篇结构、大概内容、重难点问题等；第二遍、第三遍要逐字逐句地读，加深体会；之后能信手拈来地运用到研究和创作之中。苏步青的古文基础极好，这得益于

卫卫的《喜欢书》，收录的大都是卫卫和书有关的日记。或读书，或买书，或淘书，或受书，或赠书，或想书等，看到他的日记，我甚至想到了一个美好的词语：书生活。卫卫的全部生活似乎都和书有关。可以说，卫卫是一个沐浴在书香里的人。武林给卫卫写的跋中声称：卫卫的日记，很有点孙犁的味道。我承认武林独特的目光，卫卫这些恬淡而又真诚的文字，确实有孙犁的味道。而卫卫也确实是一个对孙犁这位优秀的作家情有独钟的人。这些日记，亲切，自然，娓娓道来，似乎在和读者拉家常。他如数家珍一般向读者倾诉他喜欢的书。这些文字在我看来，对读者是有鼓舞作用的，是对读者有励志作用的。读他的文字，觉得爱书是一件很美妙很快乐的事。

武林和卫卫的文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互补。卫卫的文字恬淡、平和，武林的文字抒情、激荡。读卫卫的文字会让人心很平静，读武林的文字会让人燃烧。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文字都是有着天然之别的，但对书的爱和执着，却是高度一致的。我不能不说，他们有着古代文人雅士的那种雅好。一起淘书，还依此同题作文，令人艳羡。我想，这应该是喧嚣的尘世中的一处温馨而又别致的风景。书，本来就是风景。

《爱读书》和《喜欢书》，如此简单而直奔主题的书名我很喜欢。它们就是爱书人的宣言，爱书人的心声。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孩子，都能做一个喜欢书和爱读书的人。而这两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我愿意把我个人阅读的快乐——也就是这篇文章——和读者们分享。

（作者系著名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



江西高校出版社

## 夜读偶得

## 处事须诚 不能自欺

——《曾国藩家书》系列谈之三

■王学斌

《中庸》有言，“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国藩自然对此原则坚信不疑。

然而，千百年来，无数士子官吏熟读《中庸》，深知诚信重要，但绝非人人皆笃守此理念。个中原因，恐怕在于他们未将诚信内化于个人生命体验中涵养培育。观曾氏家书与日记，其对诚的理解，有个渐进趋深之历程。人若不诚，对己而言，便是自欺。曾国藩有次给诸兄弟举了个亲身经历的科考见闻。但凡考试，有高中者，自有落榜者，譬如曾国藩光秀才这一关，就连考了七次，可谓坎坷，也有过一些牢骚。名落孙山，本该自我检讨，但不少考生却总是埋怨他人，甚至“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骂骂房官，又骂主考”，其实他们的水准“实亦无胜人之处”，甚至“有不堪对人之处”。长此以往，他们不反求诸己，事事不满，“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

进也”，到头来换来别人一阵冷笑而已。可知人若不能坦诚面对自己，自我欺蒙，胸中便住进了心魔，终将原本体内活泼泼的精神吞噬。

人若不诚，对人而言，便是自欺。初到京城，曾国藩也曾名利心重，四处拜谒权贵名流。有一回餐叙，席间坐有朝廷要员，为引起对方关注，曾国藩说了颇多奉承之谀词，甚至为了活跃气氛，不惜化身段子手，“语多谐谑，便涉轻佻”。事后回想，曾国藩懊悔不已。《论语》有云：“君子，不重则不威”。曾国藩的表现，有失士人之风，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招人厌恶，自取其辱，实在不智。

痛定思痛，曾国藩认定今后做人，当诚字为先。首先，处事须诚，不能自欺，不能欺人。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全力以赴便是诚，“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才能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

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子孙的程度。

其次，待人须诚，真心相向，便无所愧。曾国藩脾气温和，眼界高，往往易同人发生冲突。而自诩“当世诸葛亮”的左宗棠，也非善茬，两人可谓针尖对麦芒。所以曾国藩每每规劝九弟对待左宗棠，“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真心如春风，诚意似暖阳，终究能融化冰雪，消释坚冰。并且对于贩夫走卒，曾国藩也强调“常以爱民诚恳之意”，身处乱世，作为手握重权之人，“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而最大之德，无非树立诚信。

再次，诚贵为德，造化成风，改良世俗。所谓诚信，并非一人之德，一人之事，而是天下之德，众人之事。曾国藩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于官场风气之变幻，感触堪称刻骨铭。他在行将围困金陵之际，致信九弟，痛思以往政风之恶，官员奏疏“托言彼事以耸听